

中国 好故事

用优美的故事传播伟大的思想

The Story
of China

王伟主编

九大故事名刊主编
联袂推荐

- 马亚平 《上海故事》主编
毛晓青 《山海经》主编
陈少龙 《中国故事》主编
吴军辉 《百花·悬念》主编
邱牧 《今古传奇·故事版》主编
芦芙荭 《百家故事》主编
张道文 《中华传奇》主编
汪梅田 《故事林》主编
金伟 《古今故事报》主编

温柔陷阱

李蓬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 好故事

The Story
of China

王 伟 主编



温柔陷阱

李 蓬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柔陷阱/李蓬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12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7-5008-5386-2

I.①温… II.①李…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5857号

温柔陷阱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郝宏丽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楠海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7.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讲好中国的故事

故事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学载体。它来自民间，是最“下里巴人”的艺术。正因如此，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芬芳，深受百姓喜爱。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如此。一部《天方夜谭》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故事就像音乐，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它可以跨越国界，沟通人们的心灵。故事是历史的“活化石”，它就像是银杏似的，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却愈发繁荣。

著名的“鬼才”戏剧家魏明伦说：“故事是戏剧之本。”一点儿不错。但凡文学艺术，离开了故事性，就十分乏味。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剧，虽然轰轰烈烈，画面优美，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就是因为他们深得“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

故事基本上是“口头文学”。一篇故事产生后，就迅速在社会上传诵。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教人们如何欣赏真、善、美，如何辨别假、恶、丑。

进入信息时代后，故事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现在，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栏目。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2012年的全国第二届道德模范人物宣讲活动，也是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欢迎。

我们听故事、看故事，不仅放松了身心，获得了精神享受，而且提高了写作水平，学到了知识、常识，真是获益匪浅。几年前，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牢牢记住了《故事会》杂志发表的一篇《弯弯的月亮》，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于是乎，他一挥而就，写出了《豆角月亮》，获得了作文满分。

这套故事丛书，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可以说是篇篇珠玉，风采各异，美不胜收。我可以这样说：只要你看一看，读一读，就一定开卷有益。

故事让我们受益，这不是空话，也不是口号，是真实的感知。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这也是我们编此书的初衷。是为序。

中国故事委员会副主任 范天宇

目录

- 温柔陷阱 1
英雄一颗心 35
藏宝图 81
情伤女儿心 103
绝妙机关 159
江湖之花 167
江湖新秀 175



· 中国好故事 ·



温 柔 陷 阱

1. 奇怪的任务

艳阳高照，江鹤天的心情也如这明媚的阳光。当他走出大同钱庄时，忍不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下终于可以择地隐居了。

当他走了一段路时，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忙扭头一看，只见身后不远处有个虬须满面的中年汉子似无意又似有意地紧跟着自己，心不由一

沉：这人是谁？难道已探出自己身怀巨额银票？但想自己好歹也懂得一些功夫，寻常江湖宵小也都还不是自己的对手，遂浑不在意。

江鹄天转身折向一片荒山，那虬须汉子也跟了过来。江鹄天抬头见前方三岔路口有一棵大榕树，于是一阵急跑，那人措手不及，半晌也加快了步伐。江鹄天三步两步便跑到了大榕树下，他绕到榕树后，猛地蹿上树去，拔剑在手。

那虬须汉子蓦地不见了江鹄天，又见三条道路交错蜿蜒，顿时蒙了。江鹄天不容对方反应过来，忽然头下脚上猛地从树上跃下，青锐宝剑直刺虬须汉子。那虬须汉子听到头上风响，反应甚是迅速，人急急地闪向一边，瞅准江鹄天握剑的手，猛地伸出右手，一把钳住了江鹄天的手腕。

江鹄天用力挣扎，却怎么也挣不脱，于是怒声说：“你是谁？你想怎样？！”

虬须汉子说：“我不想怎样，我只想要你跟我走一趟。”

江鹄天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虬须汉子走。一路上，江鹄天问虬须大汉找自己究竟有何目的，可虬须大汉就是不肯说，江鹄天只好住口。两人走了好一阵，蹿过一片竹林，最后来到了一座小巧清幽的竹屋前。虬须汉子说：“已经到了。”

竹屋的门由竹片编成，虚掩着，江鹄天硬着头皮走进去，只见竹屋被隔成了三间，里面家什清一色竹器，甚是简洁，屋子采光极佳，足见主人之高雅，心中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心想如此之人总不会对自己做出什么非分之举吧？就在这时，只听虬须汉子说：“小姐，江鹄天到了。”

江鹄天一怔：怎么会是一位姑娘找我？正迟疑之际，只



见从另一间屋子里走出一位年龄约二十七八岁的美貌妇人，这才想到虬须汉子有可能是随着妇人一同嫁到夫家，故而未改称呼，便说：“原来是夫人找我，不知所为何事？你又是谁？”

那妇人仔细打量了一番江鹤天，就像品评一件绝世珍宝，半晌才说：“果然不愧为绝世美男子，难怪丹思思会为你着迷。”

江鹤天正色说：“罪过罪过。我与亡妻情投意合，夫人何出此言？夫人认识在下亡妻么？”

那妇人忽然如同听了一个天大笑话一般，直笑得花枝乱颤。江鹤天怒声说：“夫人这是什么意思？你若自仗功夫了得，要侮辱我江某人，我江某人也是个可杀不可辱之人，唯有以死相拼。”

那妇人半晌才终于止住了笑，说：“好一个道貌岸然的多情种子！引诱丹思思吸食福寿膏也是你一片爱妻之情了？”

福寿膏从明末传入中华大地，即为后世所称的鸦片，但在当时却是极少数富贵人家才能够享受得到的珍品。江鹤天默然不语。那妇人又说：“这还不算，你后来竟在福寿膏中加入砒霜，想是爱她爱得死了？裘须子，你给他念念！”

江鹤天暗觉奇怪，这虬须大汉怎么就没有名字，给直接叫成了什么“虬须子”，他却不知此人本来就姓裘名须子。裘须子自从进屋，便一言不发，只是有意无意地堵在门口，如今听得主人之言，便躬身说：“是。甲子年五月，绥安大富独女陈小倩病死，之后其夫杨士第神秘失踪；乙丑年中秋夜，隆州富户遗孀吴琪暴病身亡，其新宠王新建失踪；丙寅年……”

江鹤天越听越心惊，原来杨士第、王新建等俱是他的化

名。他仗着自己是世间少有的美男子，专门引诱富家孤女或遗孀，然后用慢性毒药将其杀死，再将其钱财席卷而空。这次找上丹思思，见丹家富可敌国，便决定做完这次大案就收手。他先是引诱丹思思吸食福寿膏，再在福寿膏中加入适量的砒霜，丹思思初始不觉，后来终于身亡。江鹄天便将其家中金银细软悉数换成银票据为己有，其余笨重家产分给众仆人。众仆人见利忘义，哪还管女主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江鹄天做完这一切后悄然隐退，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却被那妇人识破了。

江鹄天于是悄悄移向那妇人身边，忽然伸手朝她抓去，心想只要除掉她就自然无人知晓自己的丑事了。那妇人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待江鹄天手到时，也未见她怎么出手，江鹄天却忽然跌了出去，力道甚是凶猛，眼看就要撞上了竹墙，别说是细竹做的墙，便是土墙也定会被撞出一个窟窿。这时，裘须子忽然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江鹄天的左肩，丝毫未动，倒是江鹄天在他手上像不倒翁一般摇来晃去，许久才停下来。

江鹄天怒声说：“你们究竟想把我怎么样？！”

那妇人淡淡地说：“我也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你给我帮个忙。”

江鹄天说：“有你这样找人帮忙的么？”说着挣脱裘须子的手，问：“你要我干什么？”

那妇人说：“我要你去勾引一个名叫萧姗姗的女人。”

江鹄天大感意外，忙又问：“她是什么人？与你有什么仇吗？”

那妇人笑了，狡黠地说：“她非常有钱，人也长得非常美貌，年龄也才二十来岁，孤身一人住在柳林山庄。”



江鹄天说：“可惜我已经决定归隐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很有钱了，再也用不着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了。再说她得罪了你，以你这么高的武功，杀她还不是易如反掌，何苦要我去大费周折呢？”

那妇人闻听，忽然脸色一变，恶狠狠地说：“一日为贼，终身是贼。你以为你不做这事便是好人了？废话少说，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是了。”

那妇人话音未落，裘须子就猛地拍了江鹄天肩膀一下。江鹄天不知其意，身上却有许多东西掉下来，顿时大惊。原来，裘须子这一拍，竟然将他身上的口袋悉数震破，口袋中的银票、碎银等全都掉了出来，他的青锐宝剑也连同剑鞘挣断佩带掉到了地上。裘须子见江鹄天一副吃惊的样子，有些得意。江鹄天只当裘须子武功极其厉害，却没想到他竟巧借袋中之物震破口袋。

裘须子捡起银票，递与那妇人。那妇人数了数，说：“好家伙，居然有十万两。”她说着，取出两张五十两的银票递给江鹄天，“这些已够你用了，剩下的银票暂时由我保管，你只要引诱到萧姗姗，我自会将这些银票悉数还给你，我甚至还会再给你一万两银票作酬谢。”

江鹄天简直哭笑不得，只好接过银票，又捡起地上的宝剑和碎银，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妇人说：“你别管我是谁，只记住，一年之内不能伤她性命，还要与她同床共枕，而且每隔一句得来这里向我汇报情况。”

江鹄天无奈，只得应允，怏怏地出了竹屋。裘须子含笑说：“小姐这下定能如意了。”

那妇人嗔怪说：“你现在还叫我小姐呀？”

裘须子猛地一拍脑袋，笑嘻嘻地说：“哎哟，瞧我这记性！”说着走过去，猛地抱起那妇人，走进了另一间竹屋。

2. 神秘女子

江鹄天刚踏进柳林中，便觉神清气爽，心想：若萧姗姗当真长得漂亮无比，今后便是在柳林山庄与她厮守终身也未尝不可，只是逼自己强娶，也未免太不厚道了。

江鹄天正思想着，从树林中传来一阵急骤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个女人惊惶的呼喊声：“救命啊！”

随即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嘿嘿，这下看你怎么逃！”

江鹄天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正在追赶一个妙龄女子，那女子身材甚是曼妙，不禁闪念，不会是萧姗姗吧？如此巧合，定是那妇人设下妙计，要我趁机接近她，于是拔剑在手，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大喝说：“大胆毛贼，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为！有我江鹄天在此，休得无礼！”

那女子看见有人出头，便奔了过来。没想到那老者脾气甚暴，竟怒声说：“你少管闲事！当心吃不了兜着走！”

江鹄天已挡在了那女子面前，故意高声说：“我江鹄天决不容许你干这伤天害理之事！我今天倒要看看是谁吃不了兜着走！”说完，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好笑，心想这老头儿真会装啊，我如此自报家门，他该听明白了吧？

岂料老者却逼近江鹄天，忽然出剑恶狠狠地向他刺来。江鹄天见老者来势凶猛，忙举剑一挡。江鹄天的剑是把宝剑，削铁如泥，那老者的剑一碰到宝剑，便断成了两截。老者



大惊，跺跺脚，转身逸去。江鹄天呆呆地站在那里。原来，那老者倾注了全力，江鹄天虽然削断了他的长剑，自己却也被震得手软，至此，他这才明白，老者并不是那妇人派来的。

见老者走了，那女子盈盈跪下，说：“多谢大哥出手相救。今天若非遇上你，我定是完了。”

江鹄天忙将宝剑插入剑鞘，上前扶起那女子，只见那女子果然甚是貌美，心想：便是那妇人不来相逼，自己遇上了只怕也会主动去追的。

那女子见江鹄天扶着自己不肯松手，忽然挣脱他，一记耳光扇来，打得他晕头转向，随即怒声说：“原来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救我是假，想来占本姑娘便宜是真！”

江鹄天结结巴巴说：“我……”

那女子不再理他，转身就走。江鹄天怅然若失，半晌才想起什么追过去，可是那女子左转右转，转眼便消失在柳林中。江鹄天在林中转悠了半天，忽见数条人影一齐朝他掠来，不禁一惊，忙伸手拔剑，没想到吃惊更甚，原来，宝剑连同剑鞘都不见了！

江鹄天有些惊慌失措，就在这时，只听一人说：“大家小心，那家伙带有宝剑。”正是先前被江鹄天削断长剑的老者，这时他已经另外带了一把长剑。他将剑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生怕江鹄天的宝剑会再次削断他的长剑，却不知血肉之躯更容易被宝剑削成两截。

几个人慢慢地将包围圈缩小，见江鹄天半天没有动静，忽然一齐扑了过来，猛地将江鹄天摁倒在地。众人将他捆了起来，那老者打了他一记耳光，怒声说：“你居然敢坏大爷

的好事。”

一人遂劝阻说：“吴老夫子，你先别打他，我们将他交给齐大侠，看他怎么处理。”

于是，一伙人连推带搯地拖着江鹄天去见齐大侠。江鹄天心中有气，心想你们强辱少女不说，居然还要让齐大侠出来评理，真是岂有此理！只是这齐大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走了半个时辰，一伙人来到一家院落，进得大厅，江鹄天抬头一看，只见大厅正座上方一块匾额上写着“忠义堂”三个字，不禁暗想，这些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难道想学水泊梁山造反不成？

进入忠义堂后，一伙人将江鹄天丢在大厅中间，便分列两边坐了下来。过了许久，屋外才有人匆匆进来说：“齐大侠到了。”

众人忙都站了起来，又过了一阵，才见数人簇拥着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众人忙抱拳说：“打扰齐大侠了。”

中年人抱拳还礼说：“能为江湖朋友分忧，乃是我齐自律的荣幸，不知所为何事？”

吴老夫子怒声说：“我费尽周折，好不容易盯上了俏罗刹，还将她逼到了柳林山庄，本想一鼓作气将她捉来，不期这姓江的冒出来，将她救走了。”

江鹄天顿时大吃一惊，这俏罗刹他虽然不曾见过，却早已久仰芳名，据说她年轻貌美，却无奈做贼，专偷大户人家，与他江鹄天专门引诱富家孤女或遗孀上钩倒十分相仿，还听说俏罗刹不仅贼技过人，自身武功也极为了得，以吴老夫子



的身手，怕也未必是她的对手。不过，这些都是江湖传闻，当不得真的。江鹄天想了想，遂大声说：“她明明是个弱质女子，怎么会是俏罗刹呢？她若当真就是俏罗刹，就凭你也是她的对手？我是见你欺侮弱女，路见不平，才救了人家，没想你们反而倒打一耙，真是岂有此理！”

大厅里顿时哗然，都说江鹄天所说极有道理。吴老夫子无从辩驳，只得怒声说：“放屁！”

忽然有人说：“吴老夫子好歹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以他的为人，自不会去追无辜少女吧。再说追她干什么呢？他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总不会还想着干那种事吧？况且即便想干那事，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众人一阵哄堂大笑，只把吴老夫子整得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尴尬不已，便是齐自律也忍俊不禁：“这事只怕是误会了。”

吴老夫子见齐大侠都如此说，不敢再辩，口里却嘟囔说：“那天清晨，我明明看到她飞身上了一家大户的院墙，才追了过去，怎晓得她甚是狡猾，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反而向路人求救，引得路人都指责我。我也是觉得人多不好下手，才瞅机会跟到了柳林山庄，正想下手时，没想她在柳林里东躲西藏，还把这小子引了出来。”

大厅里虽然很嘈杂，齐自律还是听到了吴老夫子说的话。他笑了笑，说：“吴老夫子，你也不必在意，久走夜路总会碰到鬼，她若当真是俏罗刹，迟早还会现身的。”说着，亲自上前给江鹄天松了绑，赔礼道：“江兄受委屈了！吴老夫子疾恶如仇，还望江兄看在我齐某人的薄面上，对此事不要介意。”

江鹄天的手脚早已被捆得有些发麻，他甩了甩手臂说：“吴老夫子也是为了江湖安宁，我又怎么会在意呢？只是我自恨武功不高，不能为江湖出力，但对捉拿俏罗刹之事是极为支持的。”

话虽如此说，江鹄天心里却犯了嘀咕：自己的宝剑明明插入了剑鞘，却不见了，便是掉到地上，自己也该有所察觉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别人趁自己不注意盗走了？那又会是谁呢？江鹄天想来想去，觉得其间自己也只与那女子接触过，盗剑之人必是那女子无疑。只是那女子会不会也住在柳林中？萧姗姗与她熟不熟呢？

3. 险象丛生

江鹄天走出忠义堂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他只觉头疼欲裂，心想这高粱大曲的后劲儿也太大了。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慢慢地向柳林山庄走去，忽然发觉吴老夫子在鬼鬼祟祟地跟着自己，不由心中一紧。难道吴老夫子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还要查看一下自己与那女子有无关系？以目前这种状态，又无宝剑防范，如何是他的对手？

江鹄天想着，不由小跑起来。岂料吴老夫子也跟着一阵小跑，而且很快就追上了他。吴老夫子怒声说：“你要是没做亏心事，还怕我做甚？！”

江鹄天苦笑说：“我不是都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吗？”

吴老夫子说：“纯粹是一派胡言！还害老夫当众出丑，老夫今天不杀你誓不为人！”

江鹄天说：“你杀了我，就不怕有损侠义道的名声？”

吴老夫子恨恨地说：“这里四处无人，我杀了你又有谁



会知道？”

江鹄天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说：“你只要敢过来，我便用这石头飞你。”

吴老夫子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才觉得江鹄天徒然一表人才，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混混儿，小孩子的玩意儿，他居然也做得出来！吴老夫子一剑直刺江鹄天，江鹄天忙将一块石头飞过去，吴老夫子用剑一磕，石头便飞了。江鹄天见状，吓得落荒而逃。吴老夫子紧追不放，正在万分危急之际，忽然响起一声轻咳。吴老夫子闻声顿时色变，扭头一看，见齐自律已飞奔而至，忙不安地说：“齐大侠，我——”

齐大侠冷哼一声，忽然一剑朝吴老夫子刺去，但见吴老夫子惨叫一声，当下便没了声息。齐自律这才说：“江兄受惊了。”

这一异常之举，让江鹄天感觉很匪夷所思，暗想：这齐自律唱的是哪出戏呢？吴老夫子好歹也是他的朋友，他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外人而不顾朋友之情呢？自己虽然长得玉树临风，但毕竟是男人呀，若是女人，齐自律做出此事倒兴许可以理解。江鹄天正琢磨时，却听齐自律说：“我与江兄一见如故，自也容不得别人欺凌江兄。”

江鹄天听他语调，不觉一怔，心想这齐自律长得仪表堂堂，该不会有男宠之嗜吧？不过，看他白面无须，一副娘娘腔的样子，倒还真说不定，看来此人不可深交，于是一抱拳说：“多谢齐大侠出手相救，咱们就此别过。”

齐自律却说：“江兄且慢。我与你一见如故，还请到舍下小住。”

江鹄天更加认定齐自律定有不常之嗜，忙摆摆手，“在